蛾術編

蛾術編卷七十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制十一

洪範曰肅時雨若等

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等咎徵曰狂恒雨若等蔡傳云休咎類應自然之理必曰某事得某休徵應某事失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以語造化之妙如沈說禹箕先膠固不通矣朱子云庶徵若不細心體識如何見得漢儒說有某事必有某應古人意精密只于五事

上體察是有此理王荊公都不說感應只以若字作譬喩說則人君亦不必警戒矣朱子之言如此沈何不遵師法也鶴壽案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有得失而五行應之休徵咎徵自古人君所奉以爲儆戒者也漢五行志引伏生書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雞旤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爲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是也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庶徵之恒陽劉向以爲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庶徵之恒奧劉向以爲春秋桓公十五年春亡冰是也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

惟火沴水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故籍秦以爲驗秦始皇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于呂不韋嫪毐封毐爲長信侯以太原郡爲毐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與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毐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狥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于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閒緩急如此寒與氣應是劉歆以爲大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非也常雨屬貌不恭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金木水火沴土庶徵之常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僖公十六年正月六鶂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于他所至宋而高鶂高飛而逢之則退常風之罰是也夫人事著于下則天事見于上有一節則有一節之徵驗豈獨晉申生一衣之禍鄭子臧一冠之禍哉自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遂令爲人君者無所警惕其不至神州之陸沈也幾希

歲月日時等

庶徵既言雨暘等休徵咎徵矣下即繼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云云鄭馬孔以此節為明皇極之得失卿士師尹其得失皆視王也而蔡傳以為仍承上文雨暘燠寒風而言王之得失徵以歲卿士之得失徵以月師尹之得失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而言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有其利休徵所感也失其時則有其害咎徵所致也此說憑臆妄造謬誕殊甚漢昌邑王為天子不過二十七日恒陰之罰已非一日矣此豈徵以歲者乎但陰不在庶徵

中而五行傳又蔡所不信不足以折服其心也第就其說思之人于天相感應其職近者應之速其職遠者應之遲人主于天宜呼吸相通五事偶失卽宜譴見于天乃反以歲計卿士師尹職愈卑賤去天愈遠而感應神速反在一月一日之閒殊覺顚倒如王者有咎必合一歲之雨暘等總計之直至一歲中有恒雨方可指爲王之貌不恭所致假令一月有咎竟可諉爲卿士之責王置不問乎假令卿士與王皆有咎將一歲之咎盡歸之王乎抑就中分一月屬之卿士乎師尹有咎而一日恒雨或一日恒暘遂足爲咎乎且王者一人得則休應失

則咎應猶可言也卿士師尹衆矣或得或失豈能時若恒若一時竝應將分地而應乎使同僚爲官有得有失則地又不可分矣蔡將何說以處此蔡意蓋必欲以庶徵一時內無皇極之事故強造此說鄭馬孔以王省以下至則以風雨皆言皇極之徵以歲月作喻意解說最精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此以日月之行有常度喻政之行有常法而不妄徇民欲能建極者如此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以月之從星而致風雨喻政之失其常而苟

以悅人不能建極者如此蔡傳云凡民寒欲衣飢欲食鰥寡孤獨欲得其所此王政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此說謬不可言飢寒鰥寡孤獨王者視之方如痌瘝在身豈獨從其所好所欲而已哉鶴壽案有冬有夏雖兼月言之其實皆由于日之發斂也天有南北極為左旋之樞以定南北天有赤道為左旋之中帶以界南北而黃極為右旋之樞距北極二十餘度黃道為右旋之中帶斜交于赤道半在赤道南半在赤道北最遠距赤道亦二十餘度與黃極距北極相應日循黃道右旋而成歲冬至最南夏至最北相距四十餘度自南斂北其下值中土所居漸近則寒退而暑進自北

發南其下值巾土所居漸遠則暑退而寒進周髀曰日
夏至南萬六千里日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日中無影
以此觀之從南至夏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北至其
夜半亦然凡經二十三萬八千里此夏至日道之徑也
其周七十一萬四千里從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中
十一萬九千里北至極下亦然則從極南至冬至之日
中二十三萬八千里從北極至其夜半亦然凡徑四十
七萬六千里此冬至日道之徑也其周百四十二萬八
千里從春秋分之日中北至極下十七萬八千五百里
從極下北至其夜半亦然凡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一
百七萬一千里南至夏至之日中北至冬至之夜半南
至冬至之日中北至夏至之夜半亦徑三十五萬七千
里周一百七萬一千里蓋日之右旋沒斂于四十餘度
之閒于黃道適周本無纖微差數使發斂未終則無以
成歲矣一歲之日躔起冬至復循其起處而列宿部星
則稍移而前不與起處相循其閒甚微積而至于六十
七年差一度非日躔黃道有此差
由列宿部星亦循黃道右轉故耳

五行傳曰凡六沴之作儽貌于喬忿儽言于訖衆儽視于忽似儽聽于怵攸儽思心于有尤儽王極于宗始鄭注止貌之失在于去驕忿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謂若傲很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訖止也止言之失在于去止衆止衆者是不從之刑也止衆謂若周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止視之失在于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謂若亂于是非象共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怵讀爲獸不狘之狘攸讀爲風雨所漂飆之飆止聽之失在于去怵攸怵攸者是不聰之刑也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純純聽我眊眊之類也尤過也止心思

之失在于去欲有所過欲者是不睿之刑也謂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宗尊也止王極之失在于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今攷五事及王極之沴為六沴六沴之來有禦之之法有祀之之禮禦之之法卽禦貌于喬忿云云者是劉昭引續漢書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尹敏所引皆五行傳

文蓋王者遇災而懼修德以禳則災化爲祥也祀之之禮則六沴皆有神靈司之若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拒水精叶光紀爲五天帝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爲五人帝木官勾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爲五人臣皆當祀之

改赤道爲朱道

改赤道之名爲朱道以避正赤道之名在新唐書大衍秝議鶴壽案赤道居南北極之中赤者空也謂天體也漢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九行者赤道二出黃道南又云立夏夏至南從赤道赤者假借南方之色也此月行之赤道非天體之赤道而

其字適同故僧一行改之一行著開元大衍林新唐書略其大要著于篇若十有二日躔盈縮略例曰若陰陽秋交在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衡皆在黄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衡皆在黄道東北然二赤道字同義異可不必改

推文王受命之歲

置天元積歲以蔀法除之得積蔀三萬六千三百六餘歲三十四積蔀滿二十去之餘六甲子蔀歷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巳卯至戊午是文王受命之歲入戊午蔀二十四年也

朔日辛卯

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傳云十月

之交日月之交會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此無可疑者或謂宋本朱子集傳作朔月辛卯元版誤爲朔日史繩祖學齋佔畢云朔日也而謂之朔月蓋月朔之反辭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何物史繩祖强作解事而魏了翁著正朔攷云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月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醜周人以十一月爲朔月未嘗改爲正月也魏特因亦孔之醜一句杜譔出來但箋云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孔疏反覆千

餘言疏解甚明朱子集傳以十月爲建亥之月并載蘇穎濱說十月純陰而日食陰壯之甚故爲醜愚謂朱子講學自以私淑程子程與蘇爲讎故貶斥不遺餘力及解經則又爲所惑卽如此經十月自毛鄭以爲建酉之月千餘年遵用之而蘇忽改爲建亥之月朱子從之已屬無據不意魏了翁又改爲建子之月翻新立異此則朱子之所不及料也朔月想係傳寫之誤鶴壽案以步算之法上推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詳前卷

一日分十二時

北史杜銓傳銓族孫景景孫正元隋開皇十五年舉秀

才左僕射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賦正元及時竝了發甲子干支古但以紀日而史記則以紀歲矣虞夏商用建子建丑建寅迭更則以紀月矣若以一日分十二時亦配干支則始見北史此條他似未有也今星命家以人生年月日推星限之吉凶名曰八字蓋以年月日時四者皆析而為二配以干支故曰八字然毛詩小雅小弁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箋云辰謂六物之吉凶昭七年傳六物歲時日月星辰也服虔云歲星之辰左行于地十二歲一周時

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辰十二辰也然則六物中並無一日分爲十二時之時桓六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與我同物疏引魯世家謂同日亦絕不言時大約星命之術周漢僅一見亦不知其術若何旣指歲時日月星辰則無一日十二時可知新唐書柳玭傳世族遠長命位豐約不假問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星數謂祿命也可見唐人喜談命然舊唐書呂才傳才辨祿命書不驗歷引春秋魯莊公生于乙亥歲七月秦始皇帝生于壬寅歲正月後魏孝文帝生于丁未歲八月宋高祖生于癸亥歲三月惟漢武帝生于乙亥歲

七月七日平時特著其日且云平旦則不據干支其餘皆但據年月竝無日時韓文公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古詩亦云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東坡志林退之詩云云乃知退之以磨蝎為身宮僕以為命宮李賀惱公詩跳脫看年命琵琶道吉凶王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宋西泉吳正子注看年命意卽今之談命者夫位三宮日者之說曾益注王身旺時年命中時是皆只就年月日推之一日分十二時雖南北朝已有唐人推算但有六字不知何時又添二字為八字也鶴壽案世所傳奇門遁甲之術以為出自齊太公烟波釣叟歌曰陽遁順儀奇逆布陰遁

逆儀奇順行九宮逢甲爲直符八門直使自分明符上
之門爲直使十時一位堪憑據直符常遣加時干直使
加上時支去十時一位謂甲子戊甲戌己甲申庚甲辰
壬甲寅癸各爲一位也時干時支謂甲子至癸亥六十
時也據此則一日分爲十二時而配之以干支自古已
然矣但此等書恐是依託未可爲據周禮司寤氏掌夜
時鄭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隋天文志云昔
黃帝刱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
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于晝夜冬至晝
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
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
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中星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
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
刻三分之一顏之推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
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
然則古人一日止分爲百刻並不分爲十二時至以干
支配十二時謂之八字此
則日者之說吾不知之矣

歲年

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注歲取歲星一周年取禾一熟今夏時之行百世不改宜從夏稱歲而從周稱年從便也劉熙釋名年進也進而前也歲越也越故限也要之歲年對文則異散文則通鄭注周禮太史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是對文則異也年取禾一熟卽以歲計禾亦一熟也歲取歲星一周謂十二歲也年則有閏以正其月則十二年而歲星亦一周矣是散文則通也鶴壽案三禮義宗云歲者依中氣一周以爲一歲年者依日月十二會以爲一年中朔大小不齊故有歲年之異今案中數旣周則不止于一年朔數雖周則猶未滿一歲當以鄭注爲正

閏月無中氣

堯典閏月疏引王肅注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閒無中氣故以為閏也肅注本周書周月解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閒太平御覽卷十七文士傳云陸績字公紀作渾天說曰閏月無中氣斗斜指二辰謂北斗所直假如正月應指寅今則已非指寅又不指卯是不能定其中氣所在春秋公羊傳所謂天無是月也蓋一年十二月每月二候前一候初交是月之節此節氣也後一候為是月之中此中氣也鶴壽案漢志謂朔不得中是為閏月閏所以正中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一周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為一歲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三百四十八而與日會者十二為一年大率三百六十日為常數一歲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分為二十四氣是為氣盈而晝夜長短節氣寒暑于是定焉一年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分為十二月是為朔虛而晦朔弦望于是定焉積歲之有餘就年之不足而後有閏三年一閏尚餘三日有奇五年再閏則少五日有奇積十九年閏在十二月氣朔分齊大率三十二月則有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若不置閏晦朔弦望皆非其正晝夜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反易矣今案漢人所用者平氣平朔而未知有定氣定朔唐以來惟用定朔而不用定氣猶未密也必得定氣定朔二者密之既精然後視無中氣之月為閏月定氣者日體實到之節序定朔者日體月體實會也定朔日數不均必先求經朔為根而進退增減之中氣起于七衡六閒古少皞氏之官有司分司至啟閉者分為春分秋分至為冬至夏至啟為立春立夏閉為立秋立冬是為八節其後因而增詳一歲分中氣節氣二十有四周髀言七衡周而六閒以當六月故曰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衡復更終冬至故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歲一內

極一外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北北極璇璣四游正北極樞璇璣之中正北天之中日出左而入右南北行故冬至從坎陽在子日出巽而入坤夏至從離陰在午日出艮而入乾外衡冬至內衡夏至六氣復返皆謂中氣周髀所稱正北極者左旋之樞是爲赤道極北極璇璣者右旋之樞是爲黃道極赤道正而黃道半在其內半在其外日之行是以有發斂北寒暑相代之故也璇璣距正北極如內外衡距赤道之數正北極居中璇璣環繞之而成規晝夜一周又過一度均分此規爲十二宮璇璣夜半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中氣中氣節氣之距凡十五日有奇璇璣之環繞正北極也與日行發斂相應是故北游所極值正北子位是爲建子于時日值外衡而冬至南游所極值正南午位是爲建午于時日值內衡而夏至旋璣夜半所建由子丑寅卯辰巳六宮以至于午則日自南而斂北由午未申酉戌亥六宮以至于子則日自北而發南如是終古不變故十二建本于北極璇璣宋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日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巳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

在然則月建之義以隶璇璣周髀稱從坎從離信而有徵也準一歲二十四氣以設衡日至其衡爲中氣璇璣夜半必建一宮之中日至其閒爲節氣璇璣夜半必在兩宮之交春正月建寅節氣立春中氣啓蟄後漢改爲雨水日入次五衡二月建卯節氣雨水後漢改爲驚蟄中氣春分日入中衡三月建辰節氣穀雨後漢改爲清明中氣清明後漢改爲穀雨日入次三衡夏四月建巳節氣立夏中氣小滿日入次二衡五月建午節氣芒種中氣夏至日牴內衡而發南六月建未節氣小暑中氣大暑日出次二衡秋七月建申節氣立秋中氣處暑日出次三衡八月建酉節氣白露中氣秋分日出中衡九月建戌節氣寒露中氣霜降日出次五衡冬十月建亥節氣立冬中氣小雪日出次六衡十有一月建子節氣大雪中氣冬至日牴外衡而斂北十有二月建丑節氣小寒中氣大寒日入次六衡此一歲璣衡相應之大較也十二月建自邊周書以爲斗杓所指漢人據之說經祖沖之始辨其失近梅文鼎說爲問荅辨證極詳問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議者以冬至既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今時正月不當仍爲建寅曰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斗柄自大撓作甲子以

十二子爲地支寅卯辰列東巳午未列南申酉戌列西亥子丑列北堯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此四時分配四方而以春爲首之證也既有四仲月居卯午酉子之四正自各有孟月季月居四隅仲春既正東爲卯月孟春必在東之北而爲寅月何必待斗柄指寅乎故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祇以晝夜永短爲憑昏中之星爲斷未嘗言及斗柄也孔子去堯時已千五百歲歲差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歲差之法古雖未言然月令昏中之星不同于堯典則實測當時之星度也月令兼言旦中又舉其日躔所在兼舉十二月而備言之可謂詳矣而未嘗一語言斗柄建寅爲孟春史記律書以十二律配十二月之所建地支而疏其義兼八風二十八舍以爲之說並不言斗建天官書乃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皆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非僅斗杓非止初昏間議者又以各月斗柄皆指其辰惟閏月則斗柄指兩辰之間其說亦非與曰周天之度以十二分之各得三十度有奇凡各月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

之閏矣十二節氣日皆指兩辰之閒又何以別其爲閏月乎若閏月則止有節氣並無中氣其節氣之日因指兩辰之閒然惟此一日而已其前半月後半月並非兩辰之閒也十二辰首尾鱗次何處設此三十度于兩辰閒以爲閏月三十日之所指乎斗杓之星距北極止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爲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柄之南仰而觀之斗柄與辰極並在天頂之北故古人言中星不言斗杓淮南子謂招搖東指天下皆春不過大槩言之非以此定月建是故斗柄雖因歲差所指不同而正月之建寅不可易也今攷夏小正舉斗柄者三正月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則寅月指子矣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則未月指午矣七月斗柄縣在下則旦是申月指子而旦也與中星表淚同一例並不以爲月建祖氏梅氏以歲差知月建非因斗柄移辰而不知北極璇璣冬至夜半恒指子春分夜半恒指卯夏至夜半恒指午秋分夜半恒指酉以四游所極推之餘月則月建十有二由璇璣夜半所建顯然且璇璣所建與日躔黃道發南斂北應實爲氣之所本祖氏謂諒以氣之所本者雖未能確言其識卓矣

社日

世俗相傳每年立春立秋之後逢第五箇戊日是爲社日通鑑天祐二年二月戊戌社胡三省注自古以來以戊日社戊土也立春以後歷五戊則社日但不言立秋太平御覽卷三十時序部云禮記月令二月擇元日命人社爲祀社稷也春事興故祭之以祈農祥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月令鄭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與御覽不同宋湖上逸人讀書剩語自注云後天萬年秝立春立秋後五戊爲春秋社月令不言秋社而唐人詩有之剩語云云與御覽合

祀社日用甲雖見郊特牲然召誥戊午社于新邑用戊不用甲且社祀土神戊日屬土用之正宜史記陳丞相世家陳平陽武戶牖鄉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三國志董卓傳嘗遣軍到陽城時值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王修傳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亾來歲鄉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鄉里爲之罷社民閒有社從來久矣

重三重陽七夕重九

重三重陽七夕重九月爲陽數而口復重之只是尊陽之義故重此節

黃梅

元霅川婁元禮田家五行云芒種即爲黃梅陰陽家云芒種後逢壬立梅夏至後逢壬梅斷此際衣沾雨溼多致黴黰農人插秧迎芒謂之發黃梅風土記云夏至前芒種後雨俱爲梅雨陸佃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其霏如霧名梅雨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唐某氏詩水國芒種後梅天風雨涼杜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柳詩梅實迎時雨蒼芒值晚春

蛾術編卷七十三終

蛾術編卷七十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制十二

在齊聞韶

史記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攻魯昭公昭公奔齊其後孔子適齊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下言孔子反魯年四十二昭公卒然則聞韶約年四十案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魯請觀樂見舞韶箾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則魯固有韶夫子應早聞之惟因陳爲舜後莊二十二年敬仲奔齊世守其業想子孫而抱祖宗之器必有獨得其眞者非魯之韶可比也孔子至此始得聞之而嘆其盛謂韶盡美又盡善亦當在此時

鶴壽案魯昭公二十五年奔齊時孔子年三十六史記謂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比公羊穀粱二傳後一年故云年三十五也孔子即于是年冬適齊在齊一年而返說苑稱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于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此劉向襲用論語而不自知其誤也論語明言三月則聞韶並不在適齊之初蓋在明年之夏與秋也何以知之若使僅僅聞韶則一日之聞自一成至九成傾耳聽之而巳矣今既學之三月則非値樂師敎習之時必不能如是之久也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冬適齊冬非敎樂之時也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樂季春之月大合樂此不過一日之事是明年春亦非

教樂之時也惟夏之三月或秋之三月則樂師教習皆在是時夏之三月文王世子所謂太師詔夏絃是也秋之三月周禮所謂太胥秋頒樂合聲是也惟其教習國子諸子及衆樂工故日日作之而孔子乃得從旁聽之至于三月之久也論語三月二字固有明徵豈言其久之謂哉

太師摯章

論語太師摯適齊一章可攷侯國樂官之制太師樂官之長也少師太師之貳也侑食者堂上之樂也擊磬者鼓與播鼗者堂下之樂也言四飯則非若諸侯之三飯者矣然太師句下不言初飯或以爲初飯太師自領之侑食在堂上以琴瑟爲主雖未有攷然據周禮王大食則奏鐘鼓明每日常食不奏鐘鼓也禮記玉藻進機進

羞工乃升歌疏云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雖天子與大夫士之禮然諸侯可推矣鶴壽案此章止就樂官之他適者記之耳若論諸侯樂官之制升歌之外尚有金奏兩君相見及燕勤王事大夫入門金奏肆夏則諸侯之樂官尚有鐘師矣卽以堂下之樂言之兩君相見下管象武燕勤王事大夫下管新宮笙入三成燕羣臣及聘問之臣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以笙閒之則諸侯之樂官尚有笙師矣惟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蓋特磬編磬編鐘皆磬師掌之特鐘則鐘師掌之堂下東西階竝有鐘磬在東方者爲笙鐘笙磬在西方者爲頌鐘頌磬此則磬師一人所掌也

詩亡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則雅亡風存風雖存不

入樂也而說者則曰雅亡于幽固已風則自幽以後諸國各自有詩邶鄘衛有桓莊釐惠襄之詩檜鄭有桓莊釐惠之詩齊有桓莊之詩魏有桓之詩唐有桓莊釐惠之詩秦有桓莊釐惠襄之詩至于陳之株林澤陂曹之候人鳲鳩下泉則幷有頃王詩焉即以王論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蓷葛藟諸詩平王詩也豈必皆四十九年前詩乎兔爰采葛大車桓王詩似乎有麻莊王詩也豈非四十九年後詩乎烏得謂亡然則聖人之春秋自頃王後始從而定之其前猶仍史記之舊也又曰平王後雖有詩不得列于雅而下夷于侯詩

所爲亡與由前之說風詩一日未亡春秋一日可不論定聖人何不并惠公以前之春秋並存之而斷自平王也且風亡于頃王而雅則先亡于幽王矣然書止于文侯之命猶未忍絕望也若必待變風終于陳靈然後爲詩亡則春秋不當託始于隱公自呂成公主此說學者多惑之此說謬也由後之說風雅頌即詩之譜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其體格音調截然不同當時作者亦如今之度曲依其譜之腔調而作後人覽之若爲風若爲雅不能以私意爲升降如賓之初筵武公悔飲酒宜列于風而列于雅七月流火周公陳王業宜列于雅而

列于風皆作者體格如此故朱子曰不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是當時自如此陳潛室曰雅亡獨有民俗謡歌故止可謂之風非聖人降之也王伯厚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于魯已爲歌王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范甯穀梁傳序云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胡文定因有降爲國風之説王自降乎樂官降之乎抑夫子降之乎此説謬也然則詩亡之義何居夫詩與樂相表裏而雅則入樂風不入樂春秋衛獻公享孫蒯使太師歌巧言之章知不但正雅入樂變雅亦入樂焉詩言以雅以南

周禮籥章歙豳詩以逆寒暑而六經論樂無及風者知風惟二南與豳之七月入樂而其餘皆不入樂焉文獻志程氏言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用鹿鳴鄉飲酒笙由庚鵲巢射奏騶虞采蘋如此類未有出南雅外者然後知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敘諸國自邶至豳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蓋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如程氏言幷謂古無國風之名今案左

代言風有采蘩采蘋禮記言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風之名自古有之要之十三國不入樂則可信也夫三代以上以樂造就人才昭示功德者非以其詩之辭也其感應微妙盡在聲容歌舞之閒兩漢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于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亾聲詩之道遂絕後世人才所以不及古人功德所以不能及遠皆由于此然則雅詩惟可入樂故能爲功于王迹而賴以存風詩惟不可入樂故不能爲功于王迹而不足賴以存東遷以後西京笥篋蕩然無存太師既不修春誦夏絃之教而宗廟中又無功可

象無德可昭雅詩一體遂失傳而王國之民欲寫其太息愁苦不得已取列國之體效而爲之則亦不過傳之里巷賦之宴會而已既不可入樂無益于敎化無關于功德雖有詩謂之亾可也當詩之未亾則詩在卽史在惠公以前之春秋不論不議當詩之已亾則史在卽詩在故平王以下之春秋大書特書且更有微意焉王處衞後而不次二南恐其近于正而不著其變也不名爲周而仍號爲王嫌其混于侯而自亂其例也盖自幽王後遲之四十九年不忍以春秋遽接雅亾之後使幽之後有如成康者出焉則禮樂再興雅不亾迹不熄矣何

待春秋也哉彼以變風終于陳靈為詩亡入以黍離降為國風為詩亡皆讀書不知原本者也鶉奔衆雅陳王者之政教風者民間之風俗而不係乎王者之政教以雅亡為詩亡其說是也至謂雅入樂而風不入樂則非也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顧氏日知錄嘗辨之曰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風附于二南之後鴟鴞以下六篇附于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附于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附于大雅詩之不入樂者也此蓋沿程大昌之說詩未有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祭祀燕享不用之耳而其屬丨樂府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故吳札請觀樂而列國之風竝奏古書四夷之樂尚陳于天子之庭況列國之風乎衛之淇澳鄭之緇衣齊之雞鳴秦之同袍同澤變風之中何嘗無正聲亦有非祭祀告神之詩而謂之頌者敬之小毖振鷺閔予小子等篇以其不類雅之音節故附于頌也

雅頌得所

鄭衆注周禮太師云古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于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爲之歌邶鄘衛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孔子正之又注襄二十九年傳云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頌各得其所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當此時雅頌未定而云爲歌大雅小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言季札之于樂與聖人同司農兩解自相違反然太師已有風雅頌之名當以前解爲正

程大昌曰所謂雅頌得所者古詩音韻節奏必皆自有

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詩孰適而當爲風孰適而當
爲雅頌乃其在古有的然不可汨亂者鄭樵六經奥論
曰雅頌之音有別然後可以正樂蓋其體既別則其音
自別矣章俊卿山堂考索曰風雅頌古人之體今人作
詩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
謂之風者出于風俗之語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
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其辭典則醇雅然雅有小大
小雅固已典正然其語閒有重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
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得失有美有刺頌則無諷
刺惟以鋪張動德爾子曰雅頌得所當聖人未反魯時

古詩雖多風雅皆混殽無別逮聖人而後得所也三說皆善但得所恐不但雅頌有別卽雅之中頌之中亦各自有殘缺失次須釐定之者

得所專言雅頌不及國風說者皆據程大昌說以爲詩惟二南雅頌入樂餘國不入樂雅頌入樂爲用尤大于南故專舉之案經籍所載如鄉飲酒禮燕禮大射禮所歌甯兪稱諸侯朝正于王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宴之所歌穆叔稱天子享元侯兩君相見等所歌及所謂用之鄉人邦國房中者固皆不出乎二南雅頌之外然襄二十九年吳公子觀樂爲之歌諸國風注云此皆各依

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疏云詩人作詩其所作文詞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詞以爲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爲樂之定聲其聲旣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爲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也又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及其八音俱作取詩爲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于樂之音聲出言爲詩各述己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季札有以知其趣也又云魯爲季札作樂爲之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直聽聲以爲別然則諸國詩皆是樂章非徒歌其辭史

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全詩皆入樂也大昌之説頗誤夫子言得所舉雅頌以槩風耳皇侃疏云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正餘者正亦可知鶴壽案司農注周禮與注左傳自相違反先生于上一條云雅詩入樂風詩不入樂于此一條云全詩皆入樂何亦自相違反也所講雅頌得所則又盡屬空談全祖望曰今人所共知者甯武子之對湛露彤弓叔孫穆子之對肆夏文王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記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蘋采蘩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謫史賓拾聲叡挾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案投壺之文最古故列于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貍首康成以爲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

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混于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混于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混于變雅猶之可也遂混入于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齊頌者非矣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竟指爲雅詩不可嘻者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葉石林謂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談合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談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尢者也此蓋本于劉姪規杜預之過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衰清容謂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何草不黃矣鹿鳴至菁莪皆美詩何言周德之哀季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召明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其言與葉石林合循之失所以毛傳攷之絲衣繹賓尸也而高于以爲祭靈星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王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于武賚武又先于桓敬杜預以爲楚樂歌之次弟是皆頌之失所也馬竹村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

肆夏頌也而何以混入于雅此必舊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知禮而不知其非穆叔且然況他人乎蓋嘗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也今案全氏云云稍有未備周書世俘解稱甲寅獻明明三終乙卯秦崇禹生開三終孔晁注皆詩篇名或以爲明明卽大明之詩是又以雅爲頌矣至于頌告神明其詞簡嚴故篇止一章未有數章者左傳既以耆定爾功爲大武之卒章卽不得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而下之其三其六斷皆以篇言而非以章言也傳意蓋謂武篇武王之樂桓與賚亦皆武王之樂故以其三其六數之雖當時篇次已不可詳致然桓賚等篇必非武樂分章今卽以左傳證之隨武子引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引武曰無競維烈以武與酌對舉則酌非大武篇中之一章而其餘可知矣況頌各一章章各一義武頌功桓頌志賚頌封賞如桓賚不過武樂內之一章則作詩者何必各立篇名以繫之邪

龜法久亡惟當闕疑

上古龜筮並重而龜居首漢藝文志龜書五十二卷夏

龜二十六卷南龜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載在筮書之前周禮太卜首掌三兆之灋次筮次占夢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藝文志所載或卽百有二十千有二百之數後來諸家書目皆不載龜書蓋龜灋久亡惟當闕疑鶴壽案玉瓦原三兆卜龜之大綱也左右陰陽四兆開龜之下體也兩齊象繹克五兆璺坼之象乎五行而視其變化以占吉凶也玉兆者史記所謂玉靈夫子祝曰假爾玉靈炤見物情祓之以卵灼之以荊問焉如響克紹天明乾為玉故曰玉兆天龜蚤故玉亦稱靈也瓦兆者旋人為簋合土為之其形象龜簋者龜也瓦象其體火氣初交厥陰璺啟其德為坤黃中通理坤為土故曰瓦兆地龜仰簋首向南仰之象也原兆者卜必再兆而後從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帝之原兆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王之原兆也版泉之兆晉文以伯大橫之兆漢文以興此之謂原兆言鬼謀必先人謀蓋

則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而存其下甲有橫直之文者
哉惠氏所論四兆之義雜詳而未及其法劉彝謂將卜
民之功无帝以爲不吉而不遷失其義矣有不使其功
有功不義則無功文公不利而遷所謂義兆也而有利
也郛文公卜遷梁元帝亦卜遷此國功也民功也義則
發雄禦寇之利兆遇沈陽伐齊則可不利子商此戰功
爲貞問者不正鬼神亦不能見其情爲兆如山陵征者
可問王何卜攻離臧曾卜僭皆非義也而獲吉者問正
曰弓者取其形曲而體正也凡問卜義則可問志則不
不進析角無邪寒而莫體此弓兆所由名也不曰正而
體先定而後占體正則兆正而體之正者莫如弓析幹
圓而荊心獨方故用以爲灼也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
也其德方故其兆亦方灼龜以荊謂之楚焞凡木心皆
體也其德方其體正則義由之立而功由之成龜陰物
兆方兆功兆義兆弓兆惠半農謂方者其德也弓者其
民碎不金兄爲毀折故氏兆不成也卜師掌開龜之四
兆之文而墨食也豈其然乎易林華之谿曰陰弗能完
兆而王葬起明堂卜波水北金水南惟玉食謂龜爲上
后宮也鶴者介爲象高人也一說壽房象坤郎古之民
以人而參天地爲龜經有壽房兆樓鶴兆房者下房象

以卜也其下甲有直文者所以分左右陰陽也横有五文分十二位象五行與辰次也其上下不可以為兆可開而燋者左右各二故曰四兆也兆有體有色有墨有坼兆象曰體兆气曰色兆曰廣曰墨兆釁曰坼占人之四占卯洪範之卜五雨霽蒙驛尅也龜之中直文謂之千里路灼契之坼以近千里路者為首稍遠為中近邊為尾凡坼之見皆有首中尾焉合三節言之則有雨雨雨雨雨霽雨雨蒙雨雨驛雨雨尅有雨霽雨雨霽霽雨霽蒙雨霽驛雨霽尅又雨蒙有五雨驛有五雨尅有五而二十五具矣除純體無生尅者不占則二十四五兆各二十四則百有二十之經兆具矣須千有二百者史以十干之日加之也卜龜之法大略如此

洪範稽疑一疇內備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等蔡傳云有龜從筮逆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此說非也短長大小雖曲禮

有之周禮占人注疏亦有此說然龜書久亾誰能測其大小此經疏以龜筮智等自是定論且以晉獻公之卜人云龜長爲權詞尤爲妙解盖古者大事兼用卜筮小事徒筮而已易道彌綸天地何必反小于龜自漢以下龜法失傳是有數焉

貞屯悔豫是再筮得兩卦

胡渭曰朱子語錄云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如揲蓍成卦則本卦爲貞之卦爲悔蔡傳曰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程逈

云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皆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八國語韋昭注亦內外卦之說與蔡傳不合愚謂貞屯悔豫朱子以本卦屯爲貞之卦豫爲悔故其筮法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據司空季子之占兩建侯以立法也此猶可通獨皆八二字則其義有不可通者蓋惟純坤六爻不變乃可謂皆八若屯之豫則本卦初四五皆變有九有六之卦四亦是七安得云貞屯悔豫皆八乎今致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韋注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

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震動遇坎坎爲險阻閉塞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嘗以此傳與注思之春秋傳凡言筮所得卦必曰遇某之某如遇觀之否則占觀六四爻辭遇大有之睽則占大有九三爻辭是也而此獨不然曰得貞屯悔豫故韋注以爲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解甚明確或云本卦屯爲貞之卦豫爲悔非也信如所釋則當曰遇屯之豫矣其專言震者何也長子主器有侯象公子筮得國志在建侯

故獨有取乎震也其曰屯貞悔豫皆八者韋注以爲兩
卦震二陰皆不變然所得無之卦筮史槩云爻無爲司
空季子亦占二象則似兩卦六爻皆不變而此獨言震
二陰者欲成乎其爲君喜震體之不變也古者占大事
不嫌再三金縢連卜三龜易有初筮原筮原再也得國
大事公子用原筮故旣遇屯又遇豫也昭七年衛人筮
立君亦用原筮其占亦皆主震初筮九遇屯其彖曰利
建侯再筮孟縶遇屯之比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縶足
不良弱行史朝以利居貞當之曰弱足者居而以利建
侯屬元遂立靈公由是觀之貞屯悔豫其爲再筮得兩

卦而非遇屯之豫益明矣鶴澤宋水雷屯則內卦爲震外卦爲坎矣雷地豫則內卦爲坤外卦爲震矣此正與山風蠱內卦爲巽外卦爲艮一例蔡氏一時誤會耳凡卦六爻有變動者則以變動之爻占之所謂用九用六也若無變動則觀所當用之爻就其七八占之晉語明言皆八其爲再筮得兩卦又何待言哉

環攻

周禮太卜掌九卜之法九曰環卜致師不也筮人掌九筮之名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也與此同卜曰致師其日必吉故孟子曰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趙云環城圍之朱子因之遂謂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夫不擇吉日出師而欲于曠日持久中幾倖一日之遇言天時者

何迂謬至此晉敗灼傳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鼓者此天時不如地利趙附之誤

晉人已有沿襲之者　僞書案先生所引周禮太卜穿九卜之法九曰環卜致師不也余論檢各刻本並無此文豈先生所見別一本與惟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九曰巫環鄭注環謂簭可致師不也惠半農謂環之言還也蓋筮征人之歸期詩曰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通止此筮環之詞霍光遣任立政等至匈奴招李陵單于置酒陵亦侍坐立政等未得私語乃目覼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言可還歸漢此環之義也一說環者入卦歸魂也更爲變環爲還乾變于巽還于離坤變于震還于坎故九筮以更始以環終今案惠說非是賈疏環人致師注引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之事明此經簭環亦是致師也

三宥

王制王三宥鄭注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本周禮司刺文尚書流宥五刑馬融以爲幼少老耄

蠢愚此則三赦之法直赦之不刑鄭注宥訓寬赦訓舍寬乃減等赦則全舍馬融以宥爲赦大非推鄭意以流與宥爲二五刑二字雙承流宥言之此則馬與鄭同者王及孔以爲流即宥非也

歷人戕敗人宥

尚書梓材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傳云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

案蔡傳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陳師

凱曰三者皆因罪人所歷過或知情或藏匿或貲給之也此說本蘇軾然歷人所以可宥皆爲不知情蔡反以知情辭之謬甚藏匿貲給知情之尤者豈可宥乎玩傳疏說則歷人不過過歷之人失于覺察者耳蔡又云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疻也陳師凱曰疻說文云毆傷也蕭傳會選曰漢薛宣傳注以杖手毆擊之剥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瘢痕者律謂疻痏此說亦本蘇軾然其所以可宥者亦以過誤傷人耳所引漢律未見過誤意

蛾術編卷七十四終

蛾術編卷七十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挍
沈楙悳挍刊

說集一

賦比興

詩序云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亦見周禮太師職風雅頌詩之體有此三義也賦比興詩辭之中有此三義也論理當曰風雅頌賦比興今序與周禮爲此次者古人之文未可以今之文義測量也傳于賦比興雖閒注之卻不每章盡注至朱

子集傳每章必注賦比興愚以爲非也蓋作詩者非必擬定欲作興體比體賦體及其詩成而讀者約略其辭大抵不出此三種如必瓜區而芋疇之則膠柱之見必有所不通即如以關雎興起淑女興也以雎鳩之摯而有別喻淑女之窈窕則亦比也直陳其事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又賦也閱卷一章三義具焉奈何每章必限之以一義乎自漢以下樂府古詩時見比興唐人有律而古詩則閒存比興即律亦何嘗無比興宋元金人妄以己意作詩而比興蕩然矣 鶴壽案賦比興三者列于風之下雅頌之上此乃一定之理先生謂論理當曰風雅頌賦比興非是孔穎達曰六義次第如此者詩之四始以風爲先風之所

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于風之下卽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詞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于物取譬引類皆比辭也又云興者託事于物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詩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故比居興先也風雅頌皆是施政之名而事有積漸敎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敎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爲此次故也今索孔疏猶有未盡賦比興所以列于風之下者風則賦比興俱備雅則有賦有興而其爲比者罕矣頌則全是賦而絕少比興矣先生謂作詩者非必擬定欲作興體比體賦體及其詩成讀者約略其辭不出此三種則又不然孔穎達曰一國之事爲風天下之事爲雅諸侯列土樹疆風俗各異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敎故名之爲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敎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爲雅風雅之詩繇政而作政旣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

雅頌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風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云十一而稅頌聲作史克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據此則詩體皆作者所自定也鄭志荅張逸曰賦比興吳札觀詩已不歌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蓋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為賦比興亦有分段或全篇為比全篇為興欲鄭猶摘言之鄭以賦比興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分故言從來不別朱子集傳每章必注賦比興亦止就大判言之耳乃先生謂關雎首章三義俱備則是逐句逐字以求之一篇之中非但賦比興三義俱備即風雅頌三體亦無不俱備何異孫曰三百篇中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類皆可謂之雅于嗟麟兮于嗟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豈獨七月一篇可分出豳雅豳頌哉

許宋黎楚諸國之風

載馳河廣式微旄邱許宋黎之風也江汜汝墳南有喬

木楚之風也諸國之詩少錄于他國即以存之也魯有頌無風蓋當時人已頌之矣夫子烏得而風之然南山崔崔㡮笱猗嗟即魯之風也夫子深惡桓故于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彰其弑隱之罪及其見殺于齊內醜甚矣不得不諱之故于齊風存其實也春秋曰子同生詩曰展我甥兮周公之祀未斬隱然見于言外夫子與詩人其皆得忠厚之意者哉鄭夾漈云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閒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朱子集傳云周國本

在雍州岐山之陽文王徙都豐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召公之邑于是江沱汝漢莫不從化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案宋惟興元府爲今陝西漢中府若京西路即今湖廣安陸襄陽鄖陽德安諸府湖北路即今武昌漢陽安陸德安荆州岳州常德辰州諸府蓋周南召南半屬荆楚之詩謂之楚風可也孔子錄詩不及楚此太史本闕之非有意删去然可于二南互見矣鶴壽案載馳雖許穆夫人作而所詠者衛懿公爲狄滅國事則不得以爲許風河廣雖宋桓夫人作然既歸于衛已見絶于宋則不得以爲宋風黎侯失國寓居于衛于是乎有式微旄丘之作則不得以爲

黎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于丹陽是為楚之始祖江有汜序云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汝墳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漢廣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三詩之作其時未有楚國安得以為楚風乎南山刺襄公也敝笱齊人刺文姜也故曰齊子歸止猗嗟齊人刺魯莊也故曰展我甥兮三詩所詠者雖文姜魯莊之事而淫亂實由于襄公且其詩皆作自齊人安得以為魯風乎許宋黎楚諸國本來無詩即有詩太史未嘗采之非夫子削之也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雒陽楚熊繹封于丹陽北濱大江至武王侵隨其時尚未有漢及文王封畛于汝楚地始至汝水之南先生欲以載馳河廣式微旄邱為許宋黎之風已為勉强況欲以江汜汝墳漢廣為楚之風乎

詩人自述其名

詩人自述其名尹吉甫家父寺人孟子奚斯是也班孟堅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李善云奚斯魯公子言新廟奕

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鶴壽案李善注首引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二句次引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四句此太略

朱子仍用毛詩

朱子詩傳不信小序多駁毛鄭然其白鹿洞賦肦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和劉抱一詩木瓜更得瓊琚報注孟子以邶柏舟爲衛之仁人見怒于羣小皆毛詩說

程大昌論南雅頌國風等名皆妄

程大昌謂詩惟南雅頌入樂其餘各國風皆不入樂但以徒詩著之其國而已又謂古無國風之名但稱南雅

頌二南自稱南尤不當包統于國風部彙之內攷周禮太師及詩序所述皆有風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心之憂矣于我歸說則自古稱國風左傳云風有采蘩采蘋則二南稱風尤明鼓鐘之詩所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文王世子所云胥鼓南康成皆以為南夷之樂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以象箾為武樂之舞南籥為文樂之舞而大昌皆以為二南蓋妄譚也

重韻

顧亭林論詩不忌重韻愚謂蘇李送別廬江小吏是或

一道也唐杜子美李義山當律體盛行而飲中八仙歌
行次西郊作尚用此體卽成疵病豈可效乎昌黎南山
一百二韻前云嘗升崇丘望戢戢見相湊後云或散若
瓦解或赴若輻湊偏攷近日翻刻魏仲舉五百家昌黎
集注宋版王伯大音釋晦菴朱氏昌黎集攷異及東雅
堂徐氏刻昌黎集顧氏嗣立方氏世舉注本皆同似屬
重韻但廣韻去聲五十候有湊字亦有輳字注云輳亦
作湊集韻與廣韻同廣韻本于唐韻昌黎必從唐韻作
輻輳各本作湊皆非也說文車部無輳字新附亦無然
詩家用字豈能盡拘說文唐韻已收之字何不可用若

重韻直不成詩矣鶴壽案無論三百篇中重韻不可勝數卽自漢迄唐其爲重韻者亦豈獨蘇李送別諸詩哉柏梁臺詩有三之字三治字二哉字二時字二來字二材字陌上桑詩有三頭字二隅字二綠字二夫字二頭字曹子建棄婦詞有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安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隤日一首有二歸字張協雜詩黑蜧躍重淵一首有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有二歸字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有二反字任昉哭范僕射詩有二生字三情字沈約鍾山詩有二足字諸葛孔明梁父吟云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潘岳秋興賦有二省字盧照鄰長安古意云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李太白高陽歌有二杯字盧山謠有二長字杜子美織女詩有二中字奉先縣詠懷詩有二卒字一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詩有二白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有二省字二境字園人送瓜詩有二草字寄狄明府詩有二濟字宿鑿石浦詩有二繫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有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惟王摩詰故太子太師徐公輓歌重複二名字施之律詩則非體耳

亭林之說是也先生以熏韻爲不成詩過矣

同紐字不可連押

韻書中如平聲一東首列東字雙行夾注加反字此下凡與同音者連列之至其下字音與東異則加一圈以別之在一圈內者同紐字也作詩不可連押二韻中必閒以他韻古律皆然如杜子美飲中八仙歌雖用重韻而無同紐連押詩家所最忌也鶴壽案古人用韻不避同紐連押易睽卦九四遇元夫與六五厥宗噬膚韻皆甫無切春秋傳專之渝與攘公之羭韻皆羊朱切楚詞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與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韻皆與之切其見于三百篇者尤多白華云鶩鶖在梁之子無良非皆呂張切乎抑詩云維德之隅靡哲不愚非皆遇俱切乎桑柔云不胥以穀進退維谷非皆古祿切乎瞻卬云維其優矣

心之憂矣非皆於求切乎臣工云嗟嗟臣工敬爾在公非皆古紅切乎雖詩云文武維后克昌厥後非皆胡口切乎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非皆羊益切乎總之古人作詩但取文理明當而不拘拘于用韻故古詞紫騮馬歌春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二句無韻杜子美石壕吏詩莫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二句用韻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二句無韻李太白天馬歌白雲在青天邱陵遠崔嵬二句無韻野田黃雀行首二句云游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無韻行行且遊獵篇首二句云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無韻其用韻者竇元妻古怨歌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則顧故同紐連押矣漢樂府箜篌引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則不但河何同紐連押而且河河重韻矣無在古人則可在今人諧聲協律則兩韻同音未免混淆似宜避之

李太白詩共九百八十七首惟相逢行長相思之下有六句用絲悲期三韻一本長相思下無此六句案思絲

同紐決無連用之理一本無此六句是也若贈武十七諤五言古垣猿連用留別龔處士五言律圜猨連用案之廣韻皆同紐攷經典釋文衛風淇奧垝垣小雅鴻鴈之什于垣節南山之什耳屬于垣大雅生民之什大師維垣四處皆云音袁說文垣雨元切袁羽元切似同音其實垣當讀若丸胡官切與袁猨兩元切者大不相同太白與子美用韻皆甚嚴李千首杜千四百首從無出入此外用韻嚴者惟李義山哭遂州蕭侍郎亦垣猿連用則廣韻之誤顯然至太白以圜猨連用則不可解同在此一紐內外錯疊見此當闕疑要豈可爲同紐連用

者之佐證乎鶴壽案相連行吏報長相思與下須史髮成絲爲韻此正見古人不避同紐連押也王琢厓注引楊升菴外集載太白相連行云此詩予家藏樂史本最善今本無憐腸愁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何輕盈飄然似落梅四句他句亦不同數字故備錄之太白號斗酒百篇而其詩精鍊若此所以不可及也今案飄然似落梅等句輕佻之極斷非太白原文此必升菴所僞造而嫁名于樂史傳本者王氏以之夾注于正文下殊爲無識然王氏竝不言某本無長相思以下六句蓋無此六句則詞意俱未完先生固執同紐字不可連押之說乃託言一本無此六句耳但晉別集處士圜獲連用其將何以解諸

杜牧一千四百首內惟題鄭十八著作虔七言排律一首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鵬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亭庭同紐連押此外絕無愁亭殊屬無理當是坰字之誤鶴壽案同紐字用于律詩讀之固嫌其音複然謂愁亭無理而

欲改爲悠惘豈有理耶

韓昌黎用韻最雜如南山之始遘秋懷之乾玕江陵塗中寄三學士之憂耰贈張祕書之勛曛游湘西兩寺之茸染苔張徹之冥溟筵庭圖靈薦士之盜蹈喜侯喜至之塹嶄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之厲屢皆同紐若聯句會合之蛹踊鄖城夜會之橐拓幷屬和之者亦爲所牽掣矣然皆古詩也至律詩惟和崔舍人詠月婷庭連用似同紐但廣韻不收婷字則仍無害（鶴壽案亭與廷皆特丁切婷以亭得音庭以廷得音和崔舍人詠月既是律詩砧影伴娉婷與閒吟愛滿庭句音複矣何云廣韻不收則仍無害也）

李義山出韻頗多如垂柳用中東風空第四句忽閒以

松楚厲用滲遙邀招末忽用蛟茂陵起用梢郊下用翹嬌蕭四十韻獻杜七兄悰通身皆用東中忽閒以農無題起用重縫下用通紅風少年用功中叢蓬二忽用封若同紐連用惟李肱畫松用童同然蓺文類聚作憧憧宜從之哭遂州蕭侍郎垣猿巳見上此外全集六百首從無同紐連用者鶴壽案世人謂詩韻原于周彥倫沈休文唐韻與新清三部同用青獨用然清卽青字加水旁當在一部中故休文郊居賦以星平形經成坰縈青爲一韻則唐韻巳不同于古韻矣玉谿生垂柳詩三品且饒松是第六句非第四句今東韻內有菘卽松字加艸頭亦當在一部中故垂柳詩以中東風松空爲一韻則今韻又不同于廣韻矣何以知之杜子美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疏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張仲素秋霖如霽賦官限農字而賦中押同

功終字全在東韻蓋唐時東冬兩部皆有農字今韻乃刪去其一耳玉谿生五言述德抒情詩四十韻獻杜七兄僕射相公用庚耕清韻今月二日復上五言詩四十韻乃用東韻中閒有實瑟和神農之句于此益見唐韻于一東部內本有農字也先生乃以爲出韻且突言四十韻獻杜七兄悰即不言述德抒情詩又不言用東韻者爲下一首未見疏略

古今韻通押

向來韻書只有近體之韻如二冬下注與鍾同用是也而古詩之通用者從無著爲律令使人遵守吳才老雜采古人之文以爲韻補糾紛謬誤豈足爲法賴顧亭林音學五書及韻補正條理井井學者當一意遵守作頌贊箴銘諸體必求上不戾于顧氏古音下可貫于唐人

唐韻者通而用之若邵子湘古今韻略特以便于作詩之用今當略仿其意而大加更正如六魚通七虞二蕭通三肴四豪七陽獨用十一尤獨用是矣至于一東通二冬三江宜改爲專通二冬三江獨用以三江之音已變通之讀者必有所不順以下仿此四支五微八齊皆宜獨用惟九佳通十灰十一眞通十二文十三元當獨用十四寒通十五刪一先五歌六麻皆獨用八庚通九青十蒸十二侵獨用十三覃通十四鹽十五咸此予一人之私言皆爲古詩非爲近體也上去入三聲可以約略類推若夫近體二十文混幷二十一殷而唐人從無此事

卽以杜詩證之如贈鮮于京兆五排二十韻十九韻皆真中雜以斤崔氏東山草堂七律三韻新人筠皆真中雜以芹贈王二十四侍御契排律四十韻三十八皆眞中雜以筋勤殷混幷鹽凡混幷咸而唐韻亦無再攷古韻叶一段據吳才老楊用修兩家羅列滿紙其實亂而無紀宜一概去之

鶴壽案言古韻者始于吳才老然不知本音故以爲協音及顧亭林之書出乃有頭緒至邵子湘羅列羣書編成韻略學者便之然未能悉依經典則亦不足據也段茂堂曰今世所存韻書廣韻最古其二百六部放于隋陸法言自唐初有同用獨用之功令以便屬文之士至南宋劉淵新刊禮部韻略遂幷同用之韻爲一部而爲部百有七今取以致求古音今音混淆未明無由封古音之源也宋鄭庠分古韻爲六部近顧氏炎武依廣韻部分分古韻爲十部江氏永又分爲十三部鄭氏以東冬江陽庚青蒸入

聲屋沃覺藥陌錫職為一部支微齊佳灰為一部魚虞歌麻為一部眞文元寒刪先入聲質物月曷黠屑為一部蕭肴豪尤為一部侵覃鹽咸入聲緝合葉洽為一部其說合于漢魏及唐之杜甫韓愈所用而于周秦未能合也顧氏攷三百篇作詩本音以東冬鍾江為一部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入聲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鎋屑薛麥昔錫職德為一部魚虞模侯入聲藥鐸陌為一部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為一部蕭宵肴豪尤幽入聲屋沃燭覺為一部歌戈麻為一部陽唐為一部庚耕清青為一部蒸登為一部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入聲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乏為一部較鄭氏為密矣江氏訂其于三百篇所用有未合者作古韻標準以東冬鍾江為一部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入聲麥昔錫職德為一部魚虞模入聲藥鐸陌為一部眞諄臻文欣魂痕入聲質術櫛物迄沒為一部元寒桓刪山先仙入聲月曷末黠鎋屑薛為一部蕭宵肴豪為一部歌戈麻為一部陽唐為一部庚耕清青為一部蒸登為一部尤侯幽入聲屋沃燭覺為一部侵入聲緝為一部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入聲合盍葉帖洽狎業乏為一部較諸顧氏益密而仍于三百篇有未合者今更泛濫毛詩理順

節解因其自然定爲十七部今案顧書專論聲音段氏所分十七部根據說文則幷及于諧聲偏旁質之周秦之書無所不合可謂信而有徵者矣

杜古詩五言别贊上人用息極國色北臆逼黑翼棘力忽雜以熱七言天邊行用哭蜀鵠忽雜以得息七言桃竹杖引用竹足玉束忽雜以得息五言南池用谷軸腹屋足熟木祝俗瀆目促束忽雜以色直食五言客堂用蜀麓毒足促束綠熟木獨竹屋祿忽雜以北力極得職直稷色七言久雨期王將軍不至用屋獨足木鵠鹿忽雜以得杜用韻極嚴五古通韻幾與顧氏古音悉合七古則皆不通韻幾與律詩無異惟入聲屋沃覺通職德

殊不可解意者送爲屋之去職德乃燕之入而鳳字與鵬同所以通乎存疑

朖中不當作詩

禮記檀弓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祥月縞是月禫徙月樂注言禫明

月可以用樂據此知古人祥禫之後踰月可以用樂矣吟詠亦歌謠之類祥禫踰月樂且可作作詩當在所不禁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則大功不忌作詩又可知矣

四大名家論詩

高青邱論詩曰格曰意曰趣王阮亭譚藝四言一曰典二曰則三曰諧四曰遠沈歸愚明詩別裁序云始端宗旨繼審規格終流神韻吾友青浦王昶琴德刻述菴詩鈔吳泰來爲序稱其論詩曰學曰才曰氣曰調學以經史爲主才以運之氣以行之調以舉之四者兼而弇陋

生澀者庶不敢妄厠壇坫愚謂合四名家之論而參之詩之道盡矣

射雉賦誤

文選九潘安仁射雉賦雉鷕鷕而朝雊李善注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雊顔延年以潘爲誤用攷識此句爲誤出顔之推家訓非延年也鶴壽案古人用事之誤往往有之郭璞江賦云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竝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邪庾信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據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二年春二月起建章宮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也至于人名尤易傳訛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爲唐明皇時攷唐詩紀事云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

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大和文宗年號文宗亦有楊妃非天寶時之楊太真也後人因明皇有沈香亭賞牡丹事誤改為明皇而不知年號之不合正封與韓文公鄆城夜會聯句在元和十二年與明皇時代相隔遠矣李善誤以顏之推為顏延年此猶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指衛中立而後人誤以為韓昌黎耳

詩紀漏去鼓吹曲

古詩紀前集十卷詩紀百三十卷外集四卷詩話及識遺為別集十二卷北海馮惟訥纂輯以為自古迄隋無不統括然文選有謝朓鼓吹曲竟未載入

前谿歌

前谿歌晉詞云黃葛結濛蘢生在洛谿邊花落逐流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音節甚妙後之擬之者李滄

溟云葵藿自有心蘭蕙自有香黃瓜一小草春風獨不忘枝葉頓芬芳吳明卿云迎歡東武亭送歡獨桑路安得大海水盡向前谿注使歡不得渡非二公不能擬非陳卧子亦不能采也予亦擬云迎歡東武亭送歡獨桑頭今日別歡苦後日憶歡愁歡定懷儂不别歡時已久感歡意不遷前谿送歡去何日迎歡還還亦非少年風致似不減前哲鶴壽案古樂府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後人擬之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蕩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此種奇格不可無一不容有二前谿歌別暫一語于末有舉刀割不斷之執一是亦奇格也枝葉頓芬芳使歡不得渡等句不過與上一氣相生猶為易擬若還亦不復鮮句于水盡山窮處忽然添出似斷非斷似連非連真乃精妙之至先生所擬歡定懷儂否句非但割得斷而

且太小樣還亦非少年句則直鈔前人索然無味矣請易之燕燕復燕燕燕燕花落時相見今春蕊二花未識春風面落紅已片片歡去平康里欲來長安道窮途令人悲久客令人老不如前蕊好兩末句雖不至剗得斷然風致頓減前者矣

詩式

詩式五卷釋皎然撰見新舊唐書志志稱皎然姓謝靈運十世孫晁氏讀書志陸氏研北雜志亦云與智永爲右軍後懷素爲錢起從子正相類今觀其書以康樂公爲詩中日月且言文章公器豈敢有私知爲靈運裔也漢人有無名氏古詩不下數十首文選取其十九而後人多臆揣某篇出某人皆未足信玉臺新詠以其八首

爲枚乘作然八首陸機擬古十二首皆有之並摘取首句爲題與今日良宴會青青陵上柏明月皎夜光諸篇古今同以爲無名者並列而無別宋南平王鑠代古四首其三皆玉臺所云枚乘者而亦與孟冬寒氣至並列則文選之概以無名信也鍾嶸詩品謂古詩源出國風陸機所擬十二首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諸篇頗爲總雜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繹鍾之意亦以機擬者爲無名可知玉臺未足據矣李善云古詩或云枚乘詩云於戲宛與洛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觀此似當時以十九首並爲乘作者劉勰以孤竹

一首爲傳毅作皎皎以青青河畔草爲蔡邕作疑皆非也蓋古詞飲馬長城窟行玉臺以爲邕作其首句偶與此同故致誤耳鶴壽案劉彥和謂西京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又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則彥和亦未敢質言也觀漢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並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自後人依託不待盈觴之語觸犯漢諱始決其爲僞作況枚乘更在蘇李之前班史並不云有五言詩乎

蟫術編卷七十五終